

跨世纪作家丛书  
西南卷(第一辑)

# 朦 胧 坝

李世权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一九九七年六月·成都

# 朦    胧    坝

李世权    著

荷花淀

小桥流水

桑园

荷塘月色

静夜思

断片

读书乐本之歌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六月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杨宗平  
封面设计:宣宇风  
技术设计:文 新  
古 蓉  
责任校对:伍登富

跨世纪作家丛书·西南卷(第一辑)

**朦胧坝**

李世权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长信公司轻印刷技术分公司照排

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8.9 字数 213 千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第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0—03633—7/I · 533 印数:1—1000

定价:108 元(全辑 10 册)

# 目 录

---

朦胧坝.....	(1)
响街流韵 .....	(16)
响街四杰 .....	(32)
荷花塘边 .....	(68)
小镇伟人 .....	(81)
希望.....	(111)
奇妙的晚餐.....	(120)
辣子溪.....	(136)
圆月.....	(215)
空袭日本之后.....	(234)
衣襟坟.....	(272)



嘛。土财卦清的夹西财宝。卦公苗口人干酉音只个一宵土财。  
**朦胧坝**，掌小，代表脚大卦公斜；全卦脚粗，小尾董  
 岁首卦……凶辛卦，卦货野，解底卦，卦甲卦，卦醉卦，调底卦，  
 酒底卦；断底卦，人命会卦堂卦卦公卦常和香馅菜炒海食。卦小断卦解  
 一蝶卦掌小；脚卦耳卦人麻卦脚卦望卦翻卦如音声卦盐卦卦卦卦卦  
 不觉卦鬼卦卦手口背，即卦中口孽太李卦解底卦如同会卦卦支  
 猪育卦，奇天炎平又面圆燃符卦里亥……倒底是夹卦清全丁姐宝  
 其卦个一景卦，丁卦五卦卦公卦首高鼻卦本卦源。事姑育卦，密  
 丘另山艮一，武兆卦卦卦脚一蝶卦，金圆卦，干个高。人卦常平  
 县爻多同不众艮一卦。躬卦艮卦育卦出，蹇业卦人剥育卦卦。岱  
 卦，辅献卦爻。丁干底卦早令而，干卦小景卦扣山卦脚卦。人康卦  
 县委办公室收到一份灾情报告：朦胧坝突遭洪水袭击。公社  
 所在地被淹，损失36吨化肥……无人死亡，公社书记老丁受伤住  
 院……

丁底不鼓乐  
 姝，聘娶卦卦。贞女强一人爵虫卦艮聚卦常，代表会开卦丁卦  
 卦，独因？燥不卦脚卦肩虫，晚王卦良出工卦。谷内卦卦，谷脚卦  
 卦。解卦去卦青卦半卦案大，卦卦半卦。嫌爻叶道尊卦卦入丁卦露  
 卦，在横亘数百里的雨台山凹里，有丽舍方圆寺来里的白鹤坝。先  
 前这山树木葱茏，白鹤成群。连条小溪从山间跳跃而来，到坝上  
 九曲回肠地拐弯，然后向东逶迤而去。两岸是波平如镜的水田和  
 错落有致的村落院坝。这儿山青水秀，地肥人勤，简直是装金盛  
 银的地方。美中不足的是多雾。四时八节，虽然偶尔也有蓝天如  
 洗、彩霞生辉的时候，但多半却是云遮雾障、山藏水隐的景况。据  
 传说年有位画家慕名而来，挥毫作画，却取个文绉绉的名  
 片，朦胧坝。山里人似懂非懂，赏心更出五对画家的盲目奉承，  
 另一痴面如磐石薄钢之后，白鹤已不知去向。也就跟着叫开了新龟  
 儿菜脚卦卦脚平脚明，卦真人里山，仰。苦笑总曳半知卦卦卦声大

坝上有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公社。在坝西头的荷花场上。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：除公社大院以外，小学、医院、食店、邮政代办所、供销社、信用社、缝纫铺、理发店、屠宰场……挨肩擦踵挤满小街。食店炒菜的香味常使公社礼堂开会的人馋涎欲滴；信用社拨拉算盘的声音吵得隔壁医院的病人抓耳挠腮；小学每教一支儿歌会同时在缝纫铺的老太婆口中吟唱，两口子的私房话说不定成了全街的头号新闻……这里拥挤热闹而又平淡无奇，没有秘密，没有故事。就连本地最高首长公社书记老丁，也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。高个子，方圆脸，板刷一样的粗短头发，一身山民打扮。他没有惊人的业绩，也没有犯过错误。唯一与众不同之处是外地人。他土改进山时还是小伙子，而今早抱孙子了。这儿偏僻，外地人都不愿意来工作；偶尔也调进几个，但多则三五年，少则一年半载又溜了。独有老丁，像一块从外地运进的砖，砌上墙就永远不动了。

老丁除开会之外，常年累月和庄稼人一起劳动。担抬犁耙，栽秧割谷，样样内行。长工出身的干部，庄稼活哪样不熟？因此，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。逢年过节，大家都争着请他去喝酒。他也不摆架子，只要得空，随喊随到，连一句推辞的话都没有。老丁干活内行，喝酒也是海量，高兴起来，两斤白干下肚，照样能独自摸黑走回公社。可是这天老丁喝酒，却出了史无前例的乱子。

## 二

这是中秋节之夜，朦胧坝沉浸在浓重的节日气氛之中。正是多雾的季节，所以这儿几乎没有赏月的习俗。人们只好挤在屋子里大箸大箸地吃肉，大碗大碗地喝酒，大口大口地嚼糍粑咬月饼，大声武气地吹牛皮说笑话。唉，山里人真怪，即便平时吃糠咽菜，

一遇传统世日，非热闹一下不可，人人都慷慨大方，互相请客，你吃我一顿，我吃你一顿，还美其名曰吃“转转会”。这种日子，女人们在灶屋忙得脚不沾地，大显其烹饪技术；男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紧张的应酬活动，即使最不善于言辞的庄稼汉，此刻也像一位雄辩的外交家，滔滔不绝地敬酒劝菜。这时，本地的社干部都回家过节去了，尊敬的老丁便成了众人争夺的对象，谁争得朦胧坝上的最高首长，谁便会成为这个节日最荣耀的人。

这天老丁到谁家去了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只知大约半夜时，他才尽兴而归。朦胧的夜色把山野融合成一片混沌，老丁在弯弯曲曲的田坝上踉踉跄跄地走着。不知是酒过量了还是年岁大了，他感到头重脚轻，口干舌燥，喉咙里像有一股火苗儿往上窜。

“龟儿子……”他糊里糊涂地骂一句，好像舌头也不听使唤了。他暗暗吃惊；很快，那种坚如磐石的信念又支配了他：我没醉，从来没醉过！他是一条硬汉子，工作再苦再累能挺住，五十几块工资拖大娃、细崽六七口人不向上级申请补助，离家两百多里路，一年能回家团聚一两次，他从不申请调动。他对那些高喊为人民服务而整日为子女奔忙的人十分厌恶，以致他的孩子遵循这种轨迹：从普通学生到普通社员。正是这种过分的执拗，造成他今晚粗暴地拒绝了主人善意的伴送。

空气很闷热，浑身汗涔涔的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解开了领扣。此刻他真想来一场瓢泼大雨，把全身冲洗一次，但除了湿漉漉的雾，什么也没有。他摇摇晃晃地过了小石桥，喉咙里那股火苗儿越烧越旺，头越来越重，爬上河堤时，他竟像骨头已经散架一样，瘫软在地，再也走不动了。水，他想喝水。路边是五亩见方的荷花池，里面种满了藕。荷花早已凋谢，荷叶还很茂盛，微风吹来，窸窸窣窣作响。他糊里糊涂地弯腰捧水猛喝一口，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冲得他哇地一声吐了出来。这才隐隐记起，池中不仅有厚厚

的污泥，而且成天还有大醉的鹅鸭在里面嬉戏，把水搞得又脏又臭。哪儿有干净水呢？他有些愠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又迷糊中，似乎传来低低的水流声。他想起来了，这环是河里传来的，因那道拦河坝把河水拦进了大堰，水声是从大堰里传出来的。荷花池就在大堰坎下，有闸式闸门可以放水入池。那人水处，有条石砌的水槽。老子想，若把堰里的水放一小股入槽，先人拍打荷叶是早日开花，然后会再长。才首高唱土财主歌：

说不清是走过来的还是爬过来的，反正摔倒好几次。见鬼  
啊！他心中骂道，喝酒喝到这种地步，脚底磨得生疼，脚掌都肿了。  
他爬上墙坎，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。脑袋却轻飘飘的，像要离  
开身子翻飞一样。眼睛不断变幻着旋转多姿的画面场景，脚掌  
一触即破，脚趾裂开，露出金黄的肉来。脚掌里翻腾着透明的  
液体，那些被酒精烧成猪肝色的脸膛，家老小中秋团圆的欢  
乐似乎涌动全身，又像是正经热闹，白发瘦弱的妻子彷  
彿牵着胖嘟嘟的孙娃在家门前那棵老黄桷树下眺望，那么深邃，那  
么凄凉。直到两眼离地，身体虚脱，才觉得香喷喷的，浑身腾  
腾，另人迷醉。烧掉了过去现在，烧掉了凄凉惆怅！  
：夜幕被撕扯进天地，在黑幽幽的沟里无声流淌，带着夜  
神秘向远处流去。六尺多宽五尺深的水可以把人像一片落叶  
吞噬。不然满可纵身跳下去喝个足洗个够。老朝那挂闸的  
辘轳摆过去，刚抱住木桩，头颅又一阵猛烈的晕眩，双脚像踩着  
轻飘飘的云朵，怎么也摸不着缰柄。他只得喘息一阵，努力把眼  
睛睁得大大的，却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干脆闭上眼睛，慢慢地探  
向缰柄，摸索着，拖着，竟然逃足全身力气，重踏来踏去，扭转身  
身在泥潭里打转，溅起水花，冲天而上，打在身上。

夷淡裏渥，氣勢洶湧地湧向河堤，闯入大壩。那叫着冲进荷花池，朦胧坝处在危險。趁着她逼迫丁娘更動。匪首肚心逐斷丘陵育添土，另取全本。最審察都這項險境貨可憐他偏偏是金废物，把簡單的事都搞偏了。對添土來說不要，魯肉怕腳脚那個八十丁，厥呆卵咗脚趾頭。那頭青牛，重累翻，遂丈干。算計的卒率育增。且斷處川怕難不也對曰且忘不念念歪中口，丁踏不米玉劍明鬱林在底點。惡丑裝丑誰財，大臣高半人文。育富錯射出，裝架未，廢物雄君胡貴武，俗名棄女。是朦胧柳的名木亥酉。只他的父亲是荷花场早年一位迂腐的私塾先生，大概是肚卑“布乎者也”装得太多，把男子挤得大小吧。一生谨小慎微入文翰樹肚掉下番薯根，捏脚打肿了。他中不得香，不自簪毫不攝高榮，取多非誠人暗含崇文华的意。因本幅摆设摆设，授給上手，進知府室娶妻而争气，妻子天天耳提面命，儿子连半句也背不出来，煮冬烘动之以戒尺，小孩子隨之以哭叫，手心屁股都打肿了，仍然没有灌进几个字。于是父亲带着失望的痛苦，尽量地藉口填村，虽然意是余芬分寂寞的冷脚女人，对儿子将焉有无出息并不关心，关心的是这根独苗能爾辰未盛人。她四处求神拜佛，观花算八字，而结果竟把她吓得半死。并家看子颤，女儿可养活。男儿定夭折，他连忙给她添置了金玉繁的名字，不关事名，亦即像女子的称谓。梁羹丸长到十七八岁，书不读，生不做，专爱到茶馆听评书，蹲酒席看翻唱，养成了好喝懒做的习惯。解放那年，母亲去世了，他的坏脾气有增无减。渐渐感觉得饭也成了问题。恰好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，本来独子是不能参军的，但出于生计，他死乞白赖地要求参军。接兵官李世民，原属复县，当齐属强盗于蔚陵主任也来说情（实则为鬼掉一个包袱），就收下了他。也许是各供先生的遗传，儿子起了作用吧。童女在跨过鸭绿江后看到前方大炮轰鸣，两腿惊得直发抖，再也走不动了。后来干脆装病，扯谎，胡闹。终于

被新兵收容队送回原地。以后，只听说民政局有他的名字，却没有给过他多少优抚待遇。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废物。

废物对社会的唯一重大贡献，便是婚后接二连三地给世上添了七八个胖嘟嘟的肉疙瘩，要不是后来上级提倡节制生育，他还沒有刹车的打算。子女多，拖累重，生活艰难。但废物却很乐观，即使无米下锅了，口中还念念不忘哼几句谁也不懂的川戏调儿。那架势，比谁都富有。女人牛高马大，极能任劳任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也免不了骂他一顿。废物挨骂时，只是俯首贴耳地听着，末了，便来一句：“娘子吶——”打躬作揖，牛头不对马嘴地唱起来。逗得女人啼笑皆非，家里充满了快乐的空气。他分文不名，却老爱往茶馆酒店里钻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坐拢去就吹牛搭话，而且极能顺水推船，其用意不言而喻。因而他总能一饱口福，从中获益非浅。他有一副烟瘾。既不会种烟，又无钱买，穷则思变，他竟独出心裁，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烟源——拣街上的烟蒂。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，只得让孩子们代劳。

废物这些行为，朦胧坝老幼皆知，人人引为笑谈。他却不以为耻，说：“唉，没办法！古人云：脸厚不得饿，奸巧图松活。”鬼知道哪个古人说过这种话！谁知他的松活并不长久，日子突然紧张起来了。一群戴红袖套的毛头小子进山来到处揪阶级敌人，找来找去却找不到。坝上总共两家地主，一个土改时吃了枪子儿，另一个在炼钢土炉里上了西天；其后代有的读了书在外地工作，有的当了木偶社员，寻不出一丝变天复辟的迹象。于是，这顶荆棘编织的桂冠只得免费赠送给废物了。须知：“非武”难道不是反对武装斗争？到馆子里混吃的岂不是想吃垮社会主义？“蛮女”谁说不是污蔑“半边天”……站在台子上，废物开初有些紧张，全身像筛糠。后来见德高望重的老丁也被挂牌揪上台时，他立刻就松弛了。老丁的牌子上那几个字他记不全，低头瞧瞧自己胸前的牌

子，好像是“牛鬼蛇神”。他苦苦猜想，自己怎么和这四种东西都沾上了边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及至响雷般的口号声起，红袖套们宣布大获全胜时，他才惊醒过来。第一个感觉是烟瘾发了，呵欠一打，眼泪也涌出来了，他刚伸了伸懒腰，一声口号又滚雷般地辗转将过来：“砸烂×××的狗头！”他身子被吓得缩小了一半，弯下腰去，再也不敢伸直了。待人们走散之后，他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，摸摸脑袋，尚完好无缺。于是含着几分苦笑说：“丁书记，我站了半天又不记工分，赏一杆烟还是值得的哟！”老丁是菩萨心肠，又同病相怜，马上就掏出烟来。后来，又有许多运动，每次批判会都是老丁和废物上台。不过老丁变成了会议主持人，废物的位置虽然依旧，身份却不断变化：一会儿和林副统帅攀上了亲戚，一会儿又和孔老二穿一条裤子。在抽烟问题上也大有长进。散会时，他可直接伸手到老丁衣袋里掏了，还美其名曰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久而久之，这位“业余运动员”不仅没批臭，反而身价倍增。他和老丁那层微妙关系，人们都心照不宣。朦胧坝有这两位伟人的密切配合，众人在那场疾风暴雨中才能得到相对的安宁。因此，大家除了感激老丁还得感激废物。

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。废物这两年家境也渐渐好了起来。大儿子已对上象，过年后媳妇即可进门；老二在农机站学修拖拉机；三娃是妹崽，刚当了队幼儿教师……他像是老了才醒豁懂事，也承包了荷花池。养鱼种藕，一年可收入 800 多元，他养鱼很细心，勤换水，勤放饵，决不让孩子们沾手。这秋后，藕大鱼肥，得防那些馋嘴猫儿偷，每晚他都起来巡视几遍。

今天是中秋之夜，他多喝了几杯酒，觉得极闷热，老是睡不安稳。到荷花池转了两遍回来就躺在椅上抽闷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下雨了，好像凉爽了许多，他准备睡个安稳觉。刚躺下，街口传来哗哗的水声。他心里一惊，又疑心听错了。背上蓑衣，戴

正冲着金光一看，这壁虎的水声真美呀！荷花池比衙门稍高，难道他要翻墙而过？下这点雨，不可能满。那就是进冰面的问题了。但他分明记得天黑时是关着的，平时也只让碗口大的雨水进池。这就怪了。若是堤坝的水翻进闸门进池，那洪水就非闹小萌即容不得他多想，黑鬼见鬼的水已翻衙门口涌过来。忙人无计，他竟忘却呼喊，直朝闸门奔去。丁直伸腿不追再，去翻衙门，他扒爬跟头地跑拢堰堤，果然闸门开着。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，顺着衙门向下游冲去。洪流漫过池坎，朝衙壁涌去，好像要把衙门吞掉。他想关闸门，雾蒙蒙的竟摸不着辘轳架，模模糊糊地看清那木桩时，他猛扑进去，脚被绊住，竟栽倒了，斗笠也飞出老远。待他重新爬起来，发现是一团软绵绵的东西。他甩掉蓑衣，发现是不关在地又吓得他毛骨悚然！正想转身跑掉，地上那人竟动弹一下，呻吟声，好像十分痛苦。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壮着胆子凑近一看，那吴泽身透湿，肚子一起一伏的，一股酒臭直冲鼻腔。原来是个酒鬼！但酒醉之后这样长时间躺在泥水里，寒热夹攻，是要伤内的。他把他搀扶起来，他细一看，这才知道是全身糊得像泥浆牛似的港才，废物差点儿叫出声来，吓得冷汗浸背。他怎会醉到跑到这儿干啥？莫不是有啥想不通的事儿？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象文远，吃热的喝凉的谁管？三病两痛都没人照应，也够苦的。若是早些，那么闸门又为什么开着？……一个连串的问题，把废物真弄得糊塗了。

这时，街上传来了惊恐的叫喊，顷刻，满街沸腾。废物如梦初醒，立刻起身抓住摇柄拼命地摇。他真觉得摇柄有千斤重量，似乎摇动的不是青杠木板闸门，而是整个池塘，一条小街，一座大山，甚至整个世界！

拍鼓育未从斯玉出，声随人大年文殊影拂本原惊沈醉狂歌

## 四

普罩豪喜

丁李卧醉叟。丁我关心日日闻，却恨同土中翻剑匣。贫人当不背，第二天似乎朦胧坝所有的人都涌到荷花场上来了；大家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，谈论着这场奇特的洪水，来得那样凶猛，消得如此迅速！满街都是腥臭的烂泥和东倒西歪的水沟。据说天亮时，许多人都在街上拣到活蹦乱跳的鲫鱼、白鲢，当大家听到老丁书记抗洪抢险病倒住院的消息，都向医院蜂拥而入，把个渺小医院挤得水泄不通。任凭医护人员喊破嗓子，乡民们不屑一顾。且互相探海，问者重的痛快，谈者丁给大家带来的种种好处。女人们越说越伤心，后来竟哭成一片。只有那几位公社干部，马着翅膀进进出出，他们一面守护着书记，一面得迅速调查灾情，向县委汇报。一时间！耳目，沁人心脾，觉得清醇爽口，音声拍激豆颤和震颤，想先调查，趁这扬洪水前，不过三小时，主要损失：供销社肥料仓库被冲倒，肥料泡涌，仓库猪圈后墙倒塌，压死一头老母猪和十窝猪仔，几户社员场上稻草被卷走；倒下四根电线杆，通讯线路中断。最严重的是冲毁了岩下村，丁带领大家耗费十年血汗“修建的本寨式梯田，至于废物塞满的荷花池冲走的鱼，没法算，就暂且不计。黄青林一同呈出丁来，献出和平武困。感谢敷压，咬紧牙关，需要书面向上汇报。刚巧替主任的文书小冀，赢得了第不虞施履，抓住这个机会，他极能删繁就简，突出重点。在洪水前面冠之以“特大”二字（因见新近报纸上有这个洞），把猪圈圣像幕，这些鸡毛蒜皮砍掉。真化肥是国家财产，万万删不得，而且把淹实重的“长子”，写得像他本人一样肥胖，于是“6吨”立即变成“36吨”。当然，在老丁抗洪抢险的文字里，夹杂着一些电影镜头，进行略带火腿的推想和生动的描绘，只字不提废物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那堆个遍地家伙怎能进入县委的庄重文字，真够气愤哀

好在废物此刻根本就没怄文书大人的气，他正被从未有过的喜悦笼罩着。

当人们发现险情冲上河堤时，闸门已经关好了。废物把老丁扶起来，想背走。但高大的老丁瘫作一团，软溜溜的怎么也背上背，推来倒去，废物累得像铁匠师傅的破风箱，只顾喘气。那些人惊呼着扶起老丁，背的背，扶的扶，前呼后拥往街上跑去，竟忘了废物的存在。

尽管如此，废物异常亢奋，仿佛完成了一项伟业，心中充满了骄傲和满足。蓑衣和斗笠被踩成一团烂泥也在所不惜！一生能像今天这样为朦胧坝上的人办一件体面的好事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雨点渐渐稀了，小了。雾也渐渐散了，天慢慢亮了。黑魆魆的荷花场逐渐显出轮廓。鸡叫，狗吠，鸟鸣，甚至那食店吱呀吱呀磨豆腐的声音，废物都觉得那么动听、悦耳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当人们知道是谁使一场水化险为夷的时候，将会怎样感激我呀！哼，什么废物，咱可是块好钢呢。他得意地伸直了腰，猛吸一口潮湿的空气，才拉长声音“啊—哝—”像对着天地呼唤，顿觉热血洋溢，自己顷刻间变成个巨人，可以扭转乾坤，改天换地……不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随着那运足了气的一声“啊—哝—”迅速消逝。因为平时烟瘾来了也是同一种声音和动作。于是烟瘾立刻把他从缥缈的想象中拖回现实。摸摸腰包，半包重庆牌香烟早被泥水浸透，揉作一团。他惋惜地掏出，贪婪地嗅嗅，才爱不释手地丢到水里，往回走。

回到家里，立即遭到女人的一顿臭骂，儿女们也都投来责怪的目光。废物很想壮着胆子回骂两句，但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挨骂时只能弓腰驼背地站着。柔能克刚，这样一可平息女人的火气，二能从难听的话语中了解挨骂的原因。现在他从骂声中很快得知家庭财产损失，渐渐地心里坦然了。咱救了整整一个荷花场，那

点区区家产算什么？有老书记作证，将来救灾款还能少咱？真是女人见识！于是对谩骂的白眼，报之以不屑置辩的神气，竟一反常态，不仅没被骂得身子缩小一半，反而像一位凯旋的将军，高傲地发号施令：谁去找换的衣服，谁去买烟，谁去烧水热饭。令箭发完，先从碗架上揪出一瓶乌江大曲，一仰脖就咕噜了半瓶。咂咂嘴，正想按传统习惯嬉皮笑脸地用川剧腔唤一声“娘子吧”的时候，幼儿老师已把一叠干净衣服捧出来，他立刻把呲开的黄牙隐蔽起来，把脸上松弛的肌肉收紧，转身干咳两声，进屋换衣服去了。

当女人把经过多年提炼而俗不可耐的脏话倾泻殆尽时，废物也衣冠楚楚地出来了。家里出现了暴风雨后的片刻宁静，气氛郁闷而凄凉。孩子们把昨晚的剩菜饭烧热之后轻声呼唤爹妈吃饭。废物说了声“不饿”，就走了。女人抹了一阵眼泪，也声言去喊屠夫来刨死母猪去了。

废物叼上一支香烟，美美地吸了几口，就大步流星走上街来。那架势，很像一位明星演员，需要不失时机地在观众面前亮亮相；或像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，将要在一个盛大的典礼上检阅士兵。一切疲劳，饥饿，烦恼都被那即将到来的巨大喜悦所驱散。他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，耳朵却仔细地搜寻着各种信息。希望那撩拨心弦的场景立即出现。

满街人头攒动，三五成群在议论。竟没人发现自己。废物有些愤愤不平了。“嘴老子，没有我，你们这阵说不定在水里喊爹叫娘哩！”他在心里骂道。转念又想，自己今天的身分异乎寻常，要沉住气，引而不发。要以高姿态让大家看到，一位大英雄正出现在面前！

于是，他把胸脯挺得更高，脚步迈得更大，朝人更多的地方挤去。到了街中间，他运足了吃奶的力气，干咳两声，声响遏云。

是然后体面地和这些人擦肩而过。这哪是他猝而不发的最佳方案！说到底——果然，申甫立刻出现了！那白皙瞿麦林先生！只见人高高，手“伸”来，来了！而这一切半推半就，像发疯外星乘客，令同时用手势制止那位飞沫横飞的青脸皮男人：令领导发飙端颤。那群卖座据声嘎然而止，并立即让出一条路来。废物眼睛一亮，激动不已，正想笑簪相拥欢呼，承领感谢亲切的问侯，突然却发现人们的目光中脊木僵硬成份；他细瞧去，岂止是木僵，去更多的还是愤怒！人们让道不是尊敬，而是像躲避瘟疫一样。废物打了个寒噤，浑身像钉满芒刺。刚才那股英雄气早吓退一半。松弛下来的面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，呲开的嘴很不情愿地合拢了。只唯手脚还机械地迈进，每步距离已减少了多半。走出肚囊空荡荡。对他说着那死不要脸的家伙，声音分外刺耳。废物寻声望去，一个冬瓜脸女大把腰背过去，留给他看的是一堆鸡窝般的头发。

“肯定是要被骂的，事情办得极坏，连美女跟雄丸都骂他哩！”这似乎就是老谋深算的收场。废物慌忙照着镜子，哎呀，一只眼一眨，另一只眼曾给鱼咬过大包疙瘩都不快！他还是这个脸被怒火烧成秋茄样的汉子在骂。废物直觉得胸膛发烫，全身的血烫得像开水，那箭般清冷的东西长射出来，分不清是谁在说话。麻斑

“肯定是马尿水喝多了，搞忘了关闸门”。跳出明立景瑟怕瑟翁群舞，“这家歌喉微过群舞好事，真糟糕透顶，连舞长人啬断回家，啧啧啧，好险！宋襄公记卷敢得快于我娘大娃，编蕙草去见阎罗王，平生畏畏缩缩，愁又忘却。董宣里小虫虫！”郎殿班出丑，“嘴老子！这回老翁抱有举荐贤才把他龟儿子抓去坐牢房才怪！”

“他算老几？那条狗命能抵老书记的命么？”吓倒，是干连通神鬼...看哪，狗日的脸皮厚实，连些副打屁都不认真的样子

（插画）